

深切怀念张海峰老师——张海峰老师逝世 20 周年祭

★ 黄海龙 (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 518020)

关键词:张海峰;老中医;医话

中图分类号:R 249 文献标识码:A

怀着沉痛的心情,悼念我的老师张海峰教授,他已经逝世 20 周年,从 1988 年 9 月初与世长辞至今,张老的音容宛在,笑貌长存在我的脑海里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但抹不掉我对张老深深的缅怀。下面从四个方面来追思张老的几件事:

1 生活困苦,性格乐观

张老早年身遭厄运,1957 年被错划为“右派分子”,受到了降职降薪处分。后来虽然摘了帽子,但政治上仍然受到歧视。我们都知道,当时张老子女多,而且都在读书,生活很是困难,但张老却很乐观,对待我们学生,非常热情,从没有流露半点悲观失望的情绪。我记得,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,张老穿了一套很旧的呢毛中山装,很少看到他换下,屁股上打了两个补丁,磨得光光的,恐怕是唯一穿得出来的“礼服”。当时经济困难时期,学院很少有什么物质供给老师改善生活,有一次,不知道在那里搞了一些青皮桔子供应老师,大家都忙着去买。那天我恰好在万兰清家里,看到张老匆匆忙忙跑到万老家,不好意思开口借 5 元钱,可见当时张老是何等的囊中羞涩,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那个年代虽然大家生活都很清贫,但作为一代名医、名师的张老如此拮据,叫人扼腕叹息!

2 挥汗如雨,撰写讲稿
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,江西医科大学从青原山搬回南昌,张老和万老都安排在医学院北院红楼旁边的旧学生宿舍里,每家只一间房,厨房是多户共用的,没有卫生间。两家隔壁住,是邻居。我每次回家,张老听到我的声音,总会出来,他身材高大魁梧,有时打着赤膊说:“黄海龙,你回来看岳父、岳母,在下面好吗?现在我和你老丈人门挨门,是‘两家村’。南昌这个鬼天气,热死人。”我看到张老头上冒着汗,背上搭了一条毛巾擦汗,显得十分随便和亲切。我便问候老师说:“您最近在忙什么?”张老回答说:“最近,北京中医研究院邀请我和你岳父,要去给研究生讲课。南昌天气这么热,我们都在赶写讲稿,开学后就要上北京。”边说边带着我去他房间,指着既是书桌,也是饭桌,上面摊开很多书,一叠稿纸,一个茶杯,一包香烟,在那里挥汗如雨,辛苦撰写讲稿。张老说,他准备了三个专题:一是“脾胃学说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”、二是“关于补脾的几个问题”、三是“脾胃和其他脏腑的关系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”。我在家呆了几天,早上起来,有时看到张

老端着荷包蛋炒饭,大口大口地吃,我真羡慕他老人家胃口好。有时也开玩笑说:“怪不得您是脾胃专家,真是身体力行,名不虚传。”因为当时他和徐复霖合写的《脾胃学说临症心得》一书出版了,我们也在新华书店买了学习。这次进京他主要给研究生班讲中医的脾胃学说。张老听了笑着说:“我不象老万,他不能吃,我能吃,现在是廉颇老矣,年轻的时候饭量更大。我俩站在一起,一胖一瘦,解放前上海有两个电影喜剧演员,一个叫韩兰根,一个叫殷宗成,你说象不象?”张老非常幽默、非常诙谐、非常乐观!张老和万老都是当年姚国美老先生开办的中医学校的校友,又是老同事,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他们都是被整的“老运动员”,真可算得上患难与共,他们之间的友情根深蒂固。有时他们之间调侃和戏谑,张老是从不回避我,但是我的岳父,比较严肃,从来不在晚辈面前开玩笑。吃完早餐后,张老和万老,各人都搬了一个小茶几,摆在走廊上,乘着上午凉快些,又在忙写讲稿。看到两位老师身处逆境,条件简陋,为了中医事业,不怕炎夏酷暑,笔耕良苦,忘我工作,令人肃然起敬!

3 扶植后学,热情写序

我自 1966 年中医学院本科毕业至 1979 年调回母校任教,这中间十多年,在基层医院工作,对《中医内科学》上所有的病证,几乎都接诊过;对《伤寒论》上 113 方,绝大多数都在临床上应用过,虽然谈不上娴熟于胸,但多少有些肤浅的体会。我为什么调回学院,就很想到内科与伤寒这两个教研室工作?还有一个原因,之前我没有明说,今天袒露心底,就是冲着张老和万老而来。因为当时张老是中医内科教研室主任,万老是伤寒温病教研室主任,两位都是学科权威,教研室下面很多骨干老师实力很强,老、中、青三支队伍都很棒!很想在他们的指导下,补上耽误了十多年的理论提高课,先在名师下面做学生,夯实基础。这就是我的初衷,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,我被分到中医基础教研室任教,在李木森、魏江两位主任领导下,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。这期间,我曾好好学习了张老的脾胃学说,如他在“关于补脾的几个问题”中所论述的:(1)补脾必先开胃;(2)补脾胃必分阴阳;(3)补脾胃必用甘味;(4)从它脏补脾胃;(5)药补不如食补;(6)以“通”为“补”;(7)补法不可滥用等。结合临床实际,不但好好学,而且认真想。对不太清楚的问题,我曾请教过张老。张老先是

惊奇,后又高兴,对我们这些老学生,还在认真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,应该说老人家是满意的。

全国“衡阳会议”后,各地都十分重视解决中医“后继乏人”和“后继乏术”的问题,非常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和补习,学术空气日益浓厚。1982年,我院相关经典著作教研室的8位中年老师,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,在我的发起和召集下,萌生了编撰《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题解》一书想法,王鱼门、陈瑞春、张崇、伍炳彩、肖德发、邓必隆、万兰清和我聚集在一起,议论此事,不谋而合,大家很快取得了共识。会上把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温病学》各出多少题,每位老师写多少,什么时候交稿?分工安排得清清楚楚。并得到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徐贤书编辑的热情支持,列入了当年的出版计划,对大家的鼓舞很大。同时也得到了《江西中医药》杂志主编魏稼老师的大力支持,在杂志上开辟专栏,连续刊登《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题解》。当讨论到是否需要请老专家教授写序时大家倾向请。请谁?当时有两种意见:一是不知道老专家教授是否愿意写?二是没有请到的专家教授会不会有意见?大家都没有把握,最后决定分头先摸一下底,上门汇报情况,征求意见。张老非常热情,爽快地答应,很快地把序言写好交给我,他的序言原稿,我珍藏了20多年,现敬录如下:“序言:‘内经’、‘伤寒’、‘金匱’、‘温病’,是中医学的四部经典著作。也是每个中医人员的必读之书。但是由于它卷帙浩繁,加之文字古典,难于阅读。当然,在中医学院中,通过经典课程学习者,困难较少。但是前些年在中医学院里,很少开经典课,而只是以中医基础学代之,虽然在中医基础学中,大都和经典著作有关,而究竟比较简略。换句话说,就是要想真正的了解中医理论,使自己所学的中医‘深入堂奥’的提高一步,就必须对这四部经典著作,有所了解,有所体会。近年,中央提出了‘中医、西医、中西医结合’三支力量长期并存。个人体会。在这个新形势下,三支力量在长期并存中,暗含着竞赛的意思。既然如此,中医人员以及搞中西医结合的同志,对中医的认识,都不能停滞在中医基础学讲义的水平上,而必须对中医的理论要提高一步,怎样提高?学习四部经典著作,是必经之路。我院经典著作教研组的老师们,认识到了当前学习经典著作的重要性,因而在他们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,编写了这部‘中医经典著作题解’,选题精当,解释详细,虽不可能反映四部经典的全部精华,而基本上提出了四部经典著作中的重要问题,我认为这是一部好书,可作学习四部经典著作的导师,或者说是一把打开经典宝库的金锁钥!丹徒张峰识”。我在本文后面附上张老原稿的复印件,以供读者阅读。在这里,我还要附带说一句,魏稼老师写的序言,在我这里也珍藏了20多年。为什么这些老专家教授的序言没有在书上印出来,是因为这本书,编写时间短,题量不多,共200题;字数较少,仅20万字。所以只在前言中向老专家教授致谢。并商量在以后的增订本中,在增加题量,扩大篇幅后,再刊印出来,后因为参加编写的8位老师中,有的做了领导,有的调动了单位,留下来的都是教研室主任,工作很忙,无暇顾及此事就搁下了。事过20多年后,2006年深圳市卫生局在组织全市中医从业人员学习中医四大经典著作时,中医处长曾要求我跟江西人民出版社联系,如此书仍有库存,准备购买1000本发给学员人手一册,作为

参考书。出版社回电话说,此书脱销很久,因此作罢。

张老在他的序言中,既强调了学习中医经典著作的重要性,又热情地给编写人员以很大的鼓励,充分体现了他对后学的关怀和支持。每当回忆起这件事,手捧张老的序言,我的心情都久久难以平静。

4 轶闻趣事,亦师亦友

凡是与张老接触过的人,都知道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,那就是待人热情,平易近人,性格直爽,诙谐幽默。他对学生是如此,对病人是如此,对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。记得我做学生时,他和每个班级的学生都好。有一次,67级本科班同学到八一公园开主题班会,他欣然接受邀请,参加班会,玩得挺开心,非常高兴地说,既划了船,也照了相,还唱了歌,活像是年轻人。1980年,日本桑木崇秀医学博士率医学代表团来我院学术访问,当时张老的《脾胃学说临症心得》早已译成日文,在日本影响很大,日本医学代表团专程拜访他。同时,江西妇幼保健院杨学志教授和李衡友老中医的应用中医外科锥切法,治疗宫颈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,也是日本医学代表团所要重点访问的中方专家。我被学院派为接待人员,有较多时间接触他们,当时外事纪律很严格,不该说的不说,不该问的不问。等代表团离开南昌后,有一次,张老见到我,把我招到身边非常神秘地说:“你没听到有人说,我和杨学志教授照相时,他们发现我和杨教授好像毛主席和刘少奇!”我开始并没有注意这些,听张老这么说,我认真地回忆,杨教授面颊清瘦,中间是高鼻子,真有点象刘少奇主席。而张老说象毛主席是他老人家第二次告诉我。记得打倒“四人帮”后,江西歌舞团公演了一场大型歌舞,最后有一场“毛主席挥手,我前进!”张老有一个侧身挥手的造型,是模仿毛主席挥手,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,站在车上,缓缓从舞台这边走向那边。当时观众热烈地鼓掌,经久不息。他说观众热烈地鼓掌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,不是鼓励我演得好,但是,观众都不知道是我扮演的。写到此,又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,那就是革命传统电影《南昌起义》,摄制组在南昌时,影片中扮演“蒋介石”的特型演员,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孙飞虎同志,在拍摄过程中病了,请张老看病,张老看完病,寒暄了几句,孙飞虎同志起身告辞握手时,张老又诙谐幽默地说:“你我握手,不是‘重庆谈判’,而是‘南昌会诊’啊!”孙愣了一下,带来看病的同志补充了一句“张教授的外型很象敬爱的毛主席”,孙啊了一声,才恍然大悟,笑着说:“很象,真的好象!我们今天正是历史性的南昌会诊。”大家在笑声朗朗中互相鞠躬话别。后来,张老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,在北京开会休息期间,到天安门城楼参观,站在城楼上放目远眺,雄伟广场,人民大会堂、军事博物馆,毛主席纪念馆……尽收眼中,老人家无限感慨!

我想起这些轶闻趣事,只是想说明张老的诙谐幽默,性格直爽的另一面。其实我回到学院做老师,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他老人家的学生,对他充满了尊敬和热爱。但是,张老师却不把我看作学生,而是同事,或朋友,这种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让我好感动,永远铭记不忘。

最后,祝张老在天堂快乐,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!

(收稿日期:2008-04-01)